

巽斋公传

巽斋公讳守道，字公权。巽斋其别号也。安福令万公五世孙，堂之派於万公为十五世孙，世居庐陵永和镇。公生颖异绝人，少孤贫，无师。自力学，里聘为子弟师，卓然以文章行谊称。宋理宗嘉熙庚子，解试。公适贡於乡，时江古心公守吉，见公异视之，明年辛丑，纯祐改元，举进士，廷对策，言国家成败，在宰相；人才消长在台谏。所惜者，当国恶箴规言者，疑触忤及，其去位共谓非才，或有迎合时宰，自效殷勤，亦有疾恶乖方，苟求疵累，以致忠邪莫辩，黜陟无章。策奏同试称让之，授雩都主簿。内艰服除调赣州司户。江古心公守吉，创白鹭书院，致公为诸生师。江公称之：“岂直诸生，无出其右。”余固已逊之矣。从叔父文龙以监丞词记，为请江公俾代作文，昉成。江公得其稿，读之惊异，叹曰：“如茗永在吾颊舌间，不当为吾文夺子名，吾愿为子书之。”湖南副使吴子良聘公为岳麓书院副山长，学者无不悦服。浏阳宗人新闻公至，访之，语相契。公即请於吴公礼新，为岳麓书院讲书。新讲礼祀天降时雨，山川出云一章，公起曰：“长沙自有仲斋，吾何为至此。仲斋、新之字也。逾年，新卒。公哭之恸，为铭其墓。又荐其子必泰於当

道，公还吉州，里有张基丧其父，适小祥，舅氏讼以事系之狱，使不得祭，邀其售己地以葬，公闻之叹曰：“吾为痛斯子之不得一哭其父也。且其痛奈何？明日具以告之邑令曰：“此非人心，滨祭而缚之，挠葬而夺之。舅如此，是自食其肉也。”请使斯子出祭而复狱，令亟出之，其舅丑诬公。公亦不自辨。转运使包公恢，为请用於朝。江古心公入，为国子际酒。荐公於时相谓宜史馆，宜经筵，其文可赏。贫无求，可敬。然其人老矣。一日得公寄书，袖献之两府，两府比入，相果召试，未几，除史馆检阅，寻为秘书省正字。会南安国王陈日照传位其子，求封太上国王，下省官议，公谓太上者，汉高帝以尊其父，後世人主因之以为崇号。今使酋长攀炫自同非便。昔者南越尉佗尝自称蛮夷大长老、正南夷事也。礼方伯自称曰：天子之老，大夫致仕曰老，自称亦曰老，自蛮夷言之，则有尉佗之故事。自中国言之，亦方伯致仕者，之当称。汉亦有老，上单于之号当易太以老，乃协议。又或去上字，存其太字太王。则有古公三太、三少。太宰、少宰，太所以别於少也。谓父为太，则子为少矣。太以尊言，则太后、太妃、太子、大孙，以卑言，则太史、太仆、太祝、太乐、上下所通用也。时病足，不及预议，然众皆叹服。迁校书郎，兼景宪府教授；迁秘书郎，入对，言：欲家

给人足，必使内外臣庶无复前日言利之风，而後可风。化惟反诸身。化之以俭，而彼不为俭。吾惟有卑、宫室，菲饮食。化之以廉，而彼不兴廉，吾惟有不贵难得之货，不厚无益之藏。竟忤旨罢官。公即日徒步出钱塘门，惟书两篋而已。先是江公为相，每讲官缺，恒曰：“欧阳守道老儒真讲官也。”明年江公罢，公亦寻出位。理宗宴驾，公闻遗诏，与其徒相饷哭踊。僮奴孺子各为悲哀。度宗咸淳三年丁卯，持旨与祠，会诏大臣。举贤才少傅、吕文德公举九十六人，公预焉。迁著作佐郎兼崇政殿说书，兼权都官郎官。经筵所进，皆切於当世务。上每为之动色，迁著作郎，年六五十以病卒。启其篋，无一钱之积。先是兄之妻蚤丧，兄子演、五岁馀且多病，公子浚生甫四岁，亦失母顾，无能乳哺者，公日夜抱二子泣，里巷怜之。後演既长，出莫知所之。公哭而求诸野终不能得。三年不食肉，憔悴不释者数年。其友爱多类此，吉有贤守，大家怒之，後诬以赃，下其事常平使者。会旱甚，祷云腾岭，公曰：“无以祷也。云腾之神，唐郡守吴侯也。冤甚於前，守冤不直，而吴侯是祷侯有辞矣。匹妇藏冤，旱或三年，冤在民牧，害岂其小。”反覆千余言，或迂笑之。公不改，告来者不倦，守卒以得直。其急人之难往往如是也。公学有本原，其事亲孝，与人忠，谨身如玉。於

世一切荣利泊如也。为文章委蛇诘难，务尽於理。古心公谓其高处逼西汉学者，称为巽斋先生。一时名士，多出其门。文文山刘辰翁，邓中父、刘公孟皆受业焉。公历官清苦，介守特甚，比死犹坚节不易。故贫妻终其身，是以一时士人皆称慕之。今墓在邑北之儒行乡、梅塘里。刘辰翁述其状，江古心铭其墓，文信国公赞其像，并祭以文。所著有易考集行於世。

门人文天祥